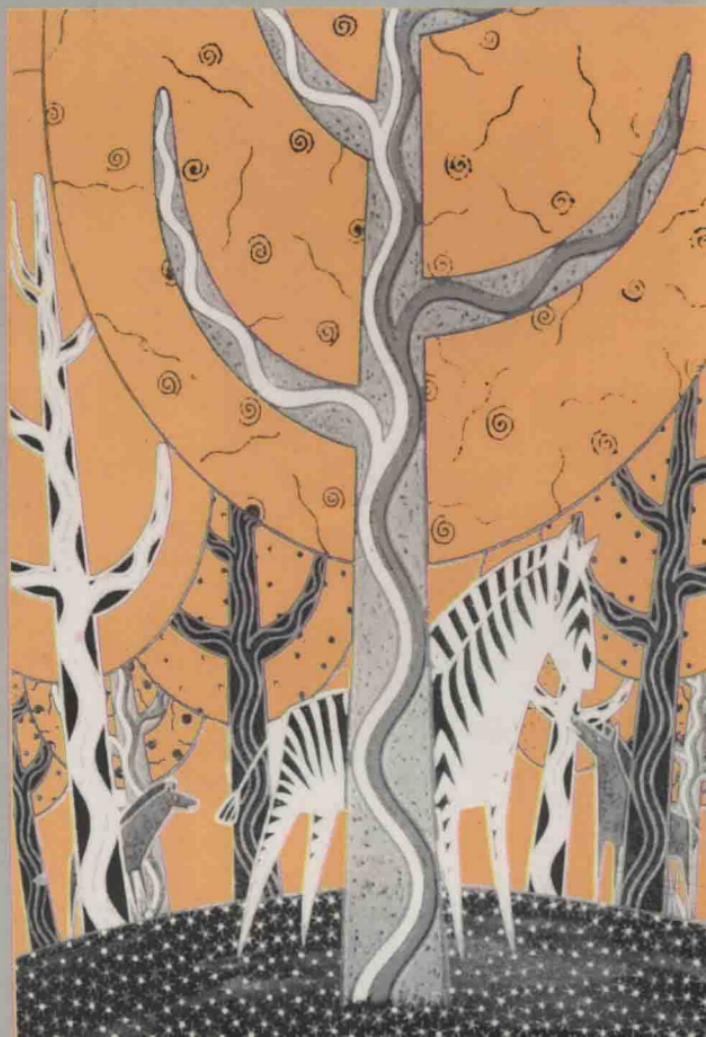


光岳文丛

芦苇菁菁

许震 著



光岳
文丛

芦苇菁菁

许震
著



中南文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芦苇菁菁/许震著 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0. 2
(光岳文丛/一帆主编)

ISBN 7 - 5059 - 3613 - 1

I . 芦… II . 许… III 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1694 号

书 名	光岳文丛—芦苇菁菁(许震著)
主 编	一 帆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邓元平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山东省聊城三名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1500 千字
印 张	84.75
插 页	24 页
版 次	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 - 5059 - 3613 - 1 / I · 2767
总 定 价	18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

许震，山东东阿人，大学文化。1970年8月出生，1987年10月入伍，曾任班长、干事、参谋、秘书等职。已出版发表作品五十余万字。

我是一株青青的芦苇，根深入泥土，献出一身葱绿；即是秋后，也要献出飘逸的花束。

——题记

灵与血的激荡(代序)

——我知道的许震其文其人

方南江

1997年11月的一天上午，我在武警聊城市支队检查工作时，罗海源同志领着一名中尉警官来见我，并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支队的作家，叫许震。”站在我面前的小伙子，中等个头，长得粗壮，肤色较黑，一双有神的眼睛，透着做人的忠厚实干与诗人的灵秀。他拘谨地将一本自己写的《橄榄叶》送到我的手中。书的扉页上写道：“敬请方家方政委正之”。内文全是诗，序言是当代文化巨人季羡林作的。我便脱口而出：“你这人我知道，字写得漂亮，文章写得精彩，小伙子很有才气！”

回到住处，我细细地看了这本书，又通过支队领导的介绍，对小许的为文为人有了更深的了解。他的父母皆为农民，目不识丁，但对文化有极高的热望，始终渴望自己的儿女学有所成。遗憾的是，他的父亲在他9岁时撒手西去，孤苦伶仃的他在母亲及哥姐的鼎力帮助下，才勉强读完了高中。童年的他，跟着母亲到几公里外的地方扫皮硝，手脚冻得和衣袜连在了一起，成了脓疮，至今他的手、脚背上还留有铜钱大小的疤痕；少年的夏天，他拉着地排车，沿街叫买废铜烂铁。他当兵前几乎未穿过一件新衣服，甚至高中毕业的时候，还穿着姐姐偏开门的裤子，一跑步嗖嗖进风。但，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，对部队充满了向往。17岁那年，他带着对文化知识的渴望和对命运的拷问，来到了武警部队这所大学校。在部队，对工作，他吃苦耐劳；对学习，他勤奋自警。他自信，傲视一切困难；他努力，不用扬鞭自奋蹄。不管在何时何种境遇下，他都没

放弃过对事业对写作的追求，在中队、在支队、在总队、在院校，在明亮的教室里，在昏黄的路灯下，在火热的训练场上，在警惕的哨位上，都跳跃着他的思想。十年磨一剑，军旅 10 年，出版了他的诗集《橄榄叶》。三十年呢？三十年的生活经历和十余年创作的结晶，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散文集《芦苇菁菁》了。

散文集《芦苇菁菁》，是作者十几年创作的结集之一，更是作者三十年生活的心路历程。从呀呀学语的孩童到一名合格的武警部队干部，他哭过，他笑过，他怒过，他哀过。所有的是是非非，都融进了这一篇篇的散文中。通读这本集子，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他对战士深深的爱了。他对我们总队训练基地东边一条干涸的只剩下鹅卵石的河流，这样写道：“哗哗的流水曾经不厌其烦地对她说过，或软或硬的东西对她打磨过，南来北往的风对她诱惑过，太阳的火焰对她炙烤过。她不变，始终信守着自己的诺言，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质地，尽管已无了棱角。”不变的是人民战士忠于党的性质，不变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他的作品紧紧地和国家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。去年 5 月初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大使馆的时候，他正在我们总队医院住院。他“一个躺在病榻上正在服现役的军人，去探询一批长眠于地下的半个多世纪的军人。”他对烈士山上的坟茔这样写道：“这哪里是埋葬烈士的坟茔，分明是站立的方队！无论怎么看都是直线加方块，无论怎么丈量都是等距着地站立着……这是英雄们不屈的精神，这是英烈们不老的青春！”他疾恶如仇，对部队存有的假恶丑现象进行了无情地批判。在《中队四季》中，他抨击了未随军先随队的现象；在《悲哀》中，面对假与恶他深情地呼唤：“我们军队啊，我们的党！”

如果诗集《橄榄叶》从一个侧面是他性格的张扬，而散文集《芦苇菁菁》则是他踏实勤奋与执着的结晶。文学界有一种人文取像的说法，苏东坡的人文是水，郑板桥的人文是瘦石，鲁迅的人文是猫头鹰，而这部作品定格菁菁摇曳的芦苇是比较恰当的。这里，我

并不是说这部作品多次提到芦苇，也不是说他曾真诚而痴迷地赞美过芦苇，而是说整部作品弥漫一种朴实而执着的气，一种不管环境怎么变迁都昂扬向上的质，这便是芦苇的性格——不怕风吹雨打，只要有生存的可能，就把家安排在那里的执着。这不正是战士的性格吗？“革命战士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”；“流血流汗不流泪，掉皮掉肉不掉队。”

我之所以以《灵与血的激荡》，作为这本集子序言的题目，我觉得这本集子是作者生活的积累，沉思的结果，灵感的奔袭，勤奋的结晶与激情的沉淀。十多年来，作者忍受了冬的冷酷，夏的炎热；三十年来，作者经历了世间的炎凉。但，作者始终以勤奋者的姿态出现，生活的积累、灵感的偷袭使他如春蚕一样，吃一口桑叶，吐一口丝，织一个茧，作一篇文章。

要说这部作品的艺术品味有多高，我不敢妄言。但作为一名不到30岁的干部，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3年内出了2本书，并且都是国家级出版社出的，我看这种意志、这种品质、这种不懈追求的精神，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好好学习的。

2000年4月于济南

目 录

灵与血的激荡(代序)

——我知道的许震其文其人 (1)

生命原色

走向绿色	3
新兵连轶事	4
新兵海根	7
永恒的叶子	9
中队四季	11
芦苇青青	16
白菜花	18
心向高原	20
鹅卵石	22
红 叶	23
谒烈士山	24
国庆断想	26
芦 莓	27
禹王台小记	28
苦 恋	30
心 约	32
兵 心	34
打勾击	36

写作的目的	38
妈妈的背影	40
战士的位置	43
致在警校读书的丈夫	48
柳暗花明	50
考军校	52
一只孤独的小山羊	54
送你一盏灯	56
五月的哀思	58
枪 声	60
书,伴我成长	62
黄土地与白杨树编织的故事	64
那年·那月	67
队长老邓	71

青 苹 果

朦 胧	79
初掀红盖头	81
给爱人	83
落雪的日子	85
叶落何处	88
爱的寻觅	90
永远的故事	93
秋	95
进入冬季	96
我祈祷	98

遥想家园

幸福不忘毛主席	103
生活是什么	105
妻 子	106
那一片高高的林	108
初为人父	113
牛 叔	115
母亲河的变迁	118
院 墙	120
鸽 鸽	122
家的感觉	124
又是想家的时候	126
槐 树	128
老 屋	131
皮 硝	133
老家的门	135
吸 烟	136
感悟高唐	139
塞风印象	143

夜色玫瑰

孤独·糊涂	147
我是个什么样的人	149
北点跌谷	150
通天之路	152

领导为什么不喜欢我	154
不想写新闻	156
父 亲	158
针 灸	161
悲 哀	162
五元钱的店不会住将军	164
旅 途	166
买菜奇遇	169
大槐树下的人家	170
如此新鞋	176
一路风尘	178
后 记	184

生命原色

走向绿色

(一)

天上没有云，幽蓝幽蓝的天空，格外高远。月亮像父亲收割庄稼的镰刀，静静地挂在枣树上。枣树已下了枣子，叶子在风中瑟瑟作响，心里拨弄着五琴弦，奏出徘徊的乐章。

起风了，苇塘的苇子哗哗地响起来，似有千军万马在厮杀。一阵阵腥味传来，突然让我想起了这样一句话：无兵不安。

是啊，走向绿色，走进祖国的长城！这个念头在我脑中一闪，便永远地定格了。融融的月光泻下来，冲洗着我刚才的犹豫，让我清醒了，明白了许多。

走，举起自己的旗帜，用青春去涂抹那片殷红吧！

(二)

走了，一切按部就班地融进了这绿色当中。

兵站上，呜呜咽咽。秋雨，也淅淅沥沥。在亲友的目光护送下，一声长笛拉开了我与家乡的距离。我把泪珠揉进心里，徐徐地拉上了沾满泪水的窗帘……

我没有和谁告别，没有到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上，捧一杯故土，甚至没有在父亲的坟前，说一声保重。就这样，随着一声沉闷的汽笛走了。走进了绿色。

新兵连轶事

新兵连的日子，是我九曲回肠的日子，每每忆起这段历史，一种充实，一种渴望，一种酸涩便涌上心头。这里，我要告诉大家的，是真真切切的，却又是不便上书的故事。

几辆长途客车一到，强烈的阳刚之气就弥漫了整个新兵连的空间。我们的新兵连是在极其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，不接待家里来人，不出一个四、五十平方米的院子，见不到一个异性，清一色的男性加直线。初不觉得怎么样，半月下来，所有的新兵似乎都感到少了什么，不住地寻找。指导员的门口玻璃上，有一张女电影明星的彩照挂历，先是几个人常去看两眼，便偷偷地回来；时间不长，便有十几个人一到课余时间，就往那里跑，最后发展到不少人，有事没事地就到指导员门口周围转一转。指导员左思右想理不出来个究竟，便趴在窗口的玻璃上，偷偷地往外瞅。见来的人都用眼往女明星照上使劲，便明白了几分。噢，原来秘密在这里。于是，他用一张白纸将那明星照换了。一时，不少人课余时间不知干什么了，过去看的人，也是一脸的茫然与颓丧，以至于影响了训练情绪。当时，最难过的莫过于我们班的一个战友张新刚了。据说，入伍之前，他正和一个叫海燕的姑娘热恋，爱得有些痴迷。因为来当兵，他们才分开的。所以，令我们不可思议的是，梦里他常常喊着海燕的名字，在训练的间隙和节假日里，常常想着老家的方向，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《大约在冬季》。后来，还发生过一件不在那种环境呆过的人，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事。“女明星彩照”风波后不久，不知谁发现了一个秘密，楼的西北角是一个楼梯，与楼梯相临的西墙上

有一个缝，从缝里可以看到一位十七、八岁的姑娘，在自家的院子里喂牛。我是去看过的。每次去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首先是精神为之一振，接着就是心旷神怡了。这成了我们当中不少人涮眼珠的地方，每天晚饭后到这里瞅上一眼，成了公开的秘密。忽然有一天，两个新战友为此动了拳头，被送到了连部。中队长命令禁止了，并宣布谁要是再到墙缝处看，就处分谁。从这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人敢去看，即使偶而从那里经过，也要疾步如飞，生怕别人怀疑自己，更怕有人去报告给中队长。但，从这以后，总有一种丢了东西的感觉，直到迷迷糊糊地新兵连结业。

在新兵连尴尬的记忆中，让我最难以忘怀的是三件事。一件是全班搞班队列中的队形变换训练。我的个头最矮，因此立于排尾。这样，行进中的队形变换就要以我为轴转动，可我总理解不透左转弯走和右转弯走，结果是，不是走错了步子就是走错了方向。不得已，班长从队列中拉出了我，让一个新兵喊口令，单独教练了整整一上午。可是，到了下午全新兵中队汇操的时候，我还是走错了。气得班长直跺脚，同班的战友也埋怨我：如果不是你做错的话，我们班的成绩肯定不是倒数第一。另一件是发生在实弹射击的时候。新兵连的训练课目似乎每年都差不多，先搞队列，再搞擒敌、战术，最后搞射击。搞射击预习的时候，我的两只眼不能一睁一闭，只能保持“步调一致”，要么睁，要么闭。这自然成了排里的一大新闻，排长鼓励我好好练，班长替我捂着眼，可就是解决不了问题。实弹射击的时候到了，每人先体会 2 发实弹，班长说给我 2 发，也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费一支蜡。班长不发给我实弹，我找到排长，排长看我可怜巴巴的样子，说给你 2 发吧。我接过 2 发实弹，那种满足感就别提了，抚摸着 2 发子弹，如抚摸着自己的生命。该我上场了，我麻利地将实弹压入弹仓，举枪“三点成一线”就完成了，“砰…砰…”两声过后，红色的报靶杆，不断地晃动起了优美的弧线。10 环！10 环！2 发全是 10 环！我一下子创下了全新兵连